

母亲爱“臭美”

□鲍海英

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她似乎天生就爱打扮。从我记事起，她的衣服永远干净整洁，头发梳得齐齐整整，在我印象中，她很爱臭美，从来就没有邋遛过。

可臭美需要花钱，记得我和哥哥上了中学后，家里的开支陡然增大，往年母亲每年还能买上一件新衣服，可家里的钱要保我和哥哥这个“重点”，母亲只能舍弃自己每年添一件新衣服的奢望，但她仍不忘要花一些小钱，买一些装饰品装点自己的发髻，一点也不影响她爱美的习惯。

靠种地为生，自然难有余钱，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后来在母亲的建议下，父亲在村头开了一家杂货店，家里开始有了闲钱，母亲终于又可以把爱“臭美”发扬光大了。她不仅每年要给自己买一些新衣服、新鞋子，还要给我、哥哥和父亲

买。节俭惯了父亲，总爱抱怨母亲乱花钱，每次父亲抱怨时，母亲总要怼他几句：“人是衣裳马是鞍，一个人如果整天穿的邋遛样，没有一点精气神，这日子过得有什么劲？”

母亲爱臭美，不仅影响到了父亲、我和哥哥，还影响到了我的堂妹。

我的堂妹工作后，到了谈恋爱阶段。可接连相了好几个，都没有成功，全家人都为她着急。有一次，堂妹在我家吃饭，饭后谈起婚事，堂妹的眼圈又开始红了。堂妹家虽然不差钱，但她天生就不爱打扮，头发也总是蓬松散着，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更不要说她用过什么高级化妆品。见她不修边幅，穿得邋遛，母亲把她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女为悦己者容，你看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整天蓬头垢面的，有哪个男人会喜欢你，又怎么会对你一见钟情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堂妹恍然大悟。因为母亲爱臭美会打扮，买衣服有眼光，懂得搭配，堂妹当即缠着母亲陪她上街买衣服、买高跟鞋、买化妆品。就连头发，也被打理得柔顺光滑。

打扮后的堂妹，青春亮丽，往人面前一站，如亭亭玉立的荷花，光彩照人。没过多久，堂妹终于觅得白马王子，结婚那天，我的叔叔、婶子直夸母亲功不可没。

有一段时间，我工作中忙中出错，心情跌落到了谷底。那些日子，我不想吃饭，不梳头，也不打扮，整天灰头土脸的，活得没有一点精神。假日里，母亲来我家，见我窝在床上，家里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卫生也不打扫，母亲朝我吼道：“起来，把家里东西收拾，卫生搞好，一点小错，就萎靡不振，以后再遇到什么坎坷，你还怎么过日子？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倒，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赶紧起床，和母亲一起收拾东西。母亲转头，还去楼下的一家花店，买了一盆花放在我家客厅中央，整个客厅，顿时变得鲜活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亲一生爱臭美的原因。母亲喜欢打扮，这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母亲爱臭美，这是点亮平凡生活的希望之灯。一个对生活充满向往的人，是不允许自己邋遛的。只有把自己打扮得高光亮丽，才能昭示一个人的精气神，才能让未来永远充满希望。

母亲今年已经71岁，已经老了，但她一辈子爱臭美的习惯，始终没有变。假日里，我给她买新衣服、护肤品带回家，她没有拒绝。我知道，虽然母亲也很节俭，但只要是迎合她的臭美需要，她永远都会喜笑颜开。

母亲的腌菜坛子

□林海平

母亲有个腌菜坛子，是那种最朴素的陶坛，深褐色，圆滚滚的，像一只蹲在角落里的胖熊。它总待在厨房最阴凉的北墙根下，沉默着，仿佛一件被遗忘的老物件。可我知道，它里面藏着一个完整的、微缩的秋天。

每年秋风一起，母亲便忙碌起来。雪里蕻、萝卜、嫩姜、豆角，这些寻常的菜蔬，经过她仔细地择洗、晾晒，便一一失了鲜活的水色，变得有些萎靡、驯顺。然后，便是入坛的仪式了。母亲将它们一层层码放进去，撒上粗盐，有时还添些花椒与蒜瓣。最动人的，是她俯下身，搬起那块沉甸甸的鹅卵石，稳稳地压上去的动作。那石头，被岁月与盐水磨得浑圆光滑，像一枚巨大的、不会孵化的蛋。它沉沉地落下去，将所有的菜蔬都锁在了幽暗的坛底，也仿佛将一段喧嚣的时光，严严实实地封存了起来。

起初的几日，坛子是沉默的。但我知道，那里面正进行着一场无声的革命。盐，这时间的化身，正用它冷酷而温柔的手，一寸寸地抽取着菜蔬里多余的水分与浮躁的生气。它们在被剥夺，也在被赋予。再过些日子，将耳朵贴近坛口，便能听见极轻微的“咕嘟”声，像夏夜池塘里一个满足的叹息，又像大地深处隐秘的耳语。那是发酵的声音，是生命在黑暗里转身的韵律。这时候，便会有一缕极霸道、极醇厚的酸香，丝丝缕缕地，从那坛沿水封的缝隙里钻出来。这香气，不像花香那样招摇，也不像果香那样清甜，它是一种沉甸甸的、带着土地与岁月分量的味道，能让整个厨房都变得安详而富有。

这坛子，便是我家岁月的轴心。无论外面的世界是急景凋年，还是风和日丽，它总以不变的节奏，在角落里呼吸、酝酿。寒风凛冽的冬日，从坛中捞出一碟黄亮亮、脆生生的腌菜来，淋几滴麻油，便是佐粥的绝味。那酸，是尖锐而醇正的，一下子便能刺破冬日早晨的困顿与慵懒；那脆，是带着韧劲的，在齿间发出清爽的声响，仿佛将整个被压缩的秋天，又在口腔里重新唤醒。它让清贫的日子，也变得有滋有味，棱角分明。

我曾以为，这坛子里腌的是菜。直到许多年后，母亲老了，她的手不再那么利落，她的身影在坛边显得有些迟缓。我看着她，依旧用那熟悉的、虔诚的姿态，去摩挲那块光滑的压菜石。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

那坛子里，哪里只是菜呢？那被盐分细细萃取掉的，是蔬菜们青涩的、毛躁的汁液，是它们张扬的个性；而最终沉淀下来的，那坚实的、韧性的、风味醇厚的本质，才是它们得以长久保存的灵魂。这多么像母亲的一生，像我们这平凡人家的日子啊。岁月便是那无所不在的盐，它将生活的浮华、虚妄与躁动，一点点地逼走、沥干。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忍耐、沉默的爱、以及面对贫瘠生活的勇气，却在漫长的、看似黑暗的压制与等待中，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转化出一种全新的、足以对抗一切寒凉的风味。

母亲的腌菜坛子，原来腌的是一坛岁月的骨头。它为我们日渐柔软的记忆，留下了一块最坚硬的、可以反复咀嚼的根。

诗书画影

时来运转

□罗忠义

从泰山采来的石头
收藏在深深的心海
读懂时来运转的含义
品味日出日落的留白

暖暖的阳光下
石头传递火热的情怀
仿佛玫瑰绽放鲜艳
好运不期而来

一枚小小的石头
负荷太多的期待
一枚小小的石头
承载不动太多的爱
我只相信命运的奇迹
欣赏让梦想一次次精彩

九月纪事

□鲁雅君

链接爱，一如最初的九月
走在圆梦的路上
三家子，六家子
一中，二中，三中，四中，新世纪
这些学校
总会和几个孩子紧密相关

十八年前，我徒步奔走在
沙漠边缘的小路上
草莽莽一路追逐
挂满我的鞋带、裤脚
一粒一粒摘下来
手指扎破了，滴血
心也滴血
像路边红透的高粱

十五年前，我骑自行车奔走在
路上有的地方沙土太厚
我只好扛着自行车
草莽莽依然挂满我的鞋带和裤脚
手指还会被扎破，滴血
心中已充满希望
我收集的爱，修复着贫穷的创伤

近十年来，我开着小型越野车
走乡镇，去嘎查，入农户，进学校
柏油路代替了沙土路
草莽莽追着旷野的风去了远方
十年前牵引过的稚嫩
已担起了家国重担
根植于心的爱，映照九月暖阳

从陌生开始亲近
爱从未间断
蓝色百合花渐渐枯萎
我的脚步也越来越蹒跚
无奈思想渐深，泪窝渐浅
被泪光浸润的世界
晶莹剔透，光晕流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梁立伟 篆刻



和草原有个约定

孔祥秋 摄

打格褙(外一篇)

□白守双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打格褙是咋回事，格褙是啥物，一头雾水。

小时候，我们家总共有11口人，那个年代，因为家里穷得厉害，没钱买鞋，穿鞋就成了全家的大问题。

母亲就积攒碎布，或拆旧衣服，用来打格褙做鞋。

打格褙的准备工作是这样的：先用白面打好浆糊，然后放好饭桌，把碎布条放在桌旁备用。母亲把碎布条用刷子抹上浆糊，然后一个贴在饭桌面上，贴好了一层，再贴第二层，第三层……都贴好后，揭下来，贴在炕头的墙壁上。等着干透了，再揭下来，备做鞋用。

母亲有“鞋样子”，都是用纸剪裁的。有鞋底的纸样子，有鞋帮的纸样子，不同年龄段的都有，放在打好的格褙上，照样子剪下来。夜里，母亲点着煤油灯，不是锥鞋底，就是纳鞋帮。一干就到鸡叫，鼻子眼让煤油灯熏得黢黑，熬夜熬的都成黑眼圈了。

你想想，全家11口人，11双鞋子，靠母亲一个人，得打多少张格褙，得锥多少双鞋底，得纳多少双鞋帮，还搓线麻绳子呢，那时，母亲顶针、锥子、针、线、绳子，整夜不离手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疼。

改革开放以后好了，分产到户了，人们也都富裕起来，况且，我们兄弟姐妹9个也都陆续成家，父亲母亲的鞋也不用做了，都买现成的，母亲再也不用打格褙了。打格褙已经成了乡村逝去的符号，珍藏在大人们的记忆里。

棒槌响叮当

立冬，是秋天的告别，是冬日的序章。在这转换的季节，夜里睡不着，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

小时候，全家盖的家织布麻花被，没有被套，一年只能浆洗一次，浆洗被子是

一年中的大活。

夏秋两季，是山村浆洗被子的好时节。棒槌响叮当，妇女日夜忙。

那时没有洗衣粉，全村人都会一着，母亲也不例外。

头一天晚上，母亲把灶膛里的草木灰用掏耙掏出来，装在土筐子里边，把土筐子放在一个大盆上面，然后加水，用草木灰淋出来的水洗被子，特别干净。拿出来，用不了大半天，就全晒干了。

接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煮饭，这与平日里稍有区别，那就是多添水，为的是要米汤。具体做法是，把冷却的米汤均匀地抹在洗干净的被面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浆洗，然后拿外头晾干。

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块长方形的砧板，材质有木头的，也有石头的，木头的居多，因为搬来搬去轻巧。有两个棒槌，用来敲打。等被面子晾干了，就可以在砧板上用棒槌敲打被面子了。敲打的

时候，被面子要叠好放平，棒槌均匀地反复击打，一直把米汤嘎巴打掉，被面子发出亮光来。

抡棒槌也是个技术活，不会抡的会把被面子击打出口子，所以，母亲不管多累，她是不让小孩子上手抡棒槌的。

浆洗完了，最后絮棉花缝制就比较简单了。

母亲缝制的浆洗过的被子盖上去很硬很凉，过一会奇迹就发生了，暖烘烘的，那个年月，我们都有点舍不得盖。

我喜欢听山村妇女们棒槌响叮当的声音，有节奏，让人亢奋。儿时山村妇女浆洗被子的情景，尤其是母亲浆洗被子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现在盖的被子，总觉得不如母亲那时浆洗的被子盖着舒服、温暖。



那布查：爱心墨香绘就同心圆

□马青玉

今年58岁的那布查是开鲁县吉日嘎郎吐镇吉日嘎郎吐嘎查关工委成员，也是一位农民女画家，她右手先天残疾，坚持用左手研习蒙古文书法20余载，先后创作出《农民的四季》《各族人民同心共圆中国梦》《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等多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作品。

那布查自幼喜欢蒙古文书法，读书期间成绩优异，却受身体及家庭条件限制，中学毕业后便回家务农。但生活的艰辛也未能阻挡她对书法的热爱。“我白天劳作，晚上研习书法，经常是不知不觉就写到凌晨两三点。我自制竹板笔，用不锈钢管当作镇纸，虽然很累，但是我乐在其中。”那布查如是说。

2016年，那布查参加了八省区首届蒙古文书法培训班，她是唯一的农民学

员。这次的系统培训，她的书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那布查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通过书籍、网络等途径继续学习。2017年，那布查加入内蒙古蒙古文书法家协会。她先后参加了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暨满洲里市蒙古文书法家协会成立的“墨韵中华笔舞边城”主题蒙古文书法展、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书法家协会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的校园“博速必奇”书法展览，并获得多项荣誉。

那布查在创作之余，积极参与社区的宣传服务、书法爱好者交流培训、节庆日义务送对联、送福字等活动。“母亲在蒙古文书法上取得的成就让我感到很自豪，我会向母亲好好学习，将民族文化传承下去。”那布查的儿子秦敖日格勒从小耳濡目染，也爱上了蒙古文书

法，趁大学还未开学，每天都向母亲学习、请教。2019年，那布查把自己家作为公益课堂，利用周六日无偿为爱好书法的学生们义务辅导。

她从最基础教学开始，一点一滴，将民族文化遗产传下去。“我愿意向那布查老师请教，现在我的书法写得更加流畅、规范了，进步很大。”学生白玲梅收获颇丰。为支持那布查义务关心下一代工作，2020年，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协调投入资金，在吉日嘎郎吐嘎查筹建起“那布查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公益工作室。

走进那布查的家，有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她创作的书法作品，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竹板书，或苍劲挺拔，或潇洒飘逸，那布查一直坚持用爱心用行动传承民族文化，增

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2022年秋天，那布查得知嘎查的香葱滞销，那布查立即行动起来，利用身边的资源，通过微信、电话、朋友圈扩散等手段多方协调，帮助农户想办法、找销路。

那布查二十余年如一日，把心中的温情化作满满的正能量，在“关工”路上奉献着自己的爱心，用墨香绘就着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成为通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